

# 從泰國政潮看共匪統戰

羅石圃

近數月來，泰國政潮暗流洶湧，雖表面都是為了如何加強國防以抵禦內外共黨環攻而各有主張；但從他儂要求受共匪養二十年而于最近移居巴黎的乃比里：「切勿製造分裂泰國的糾紛」，便可瞭解泰國政潮，發源于北平，經巴黎而流入曼谷。這正是共匪對泰國的迂迴統戰，其統戰的目標與策略如何？主力與策應部隊如何配備？從各種跡象使我們可以探索出端倪。

## 一 加稅法案及修憲的風波

泰國，是東南亞反共最堅定——也是政局最穩定的國家。自一九五七年，陸軍發動政變推翻披汶政府，解散受共黨統戰操縱的國會以來，其政權便掌握在軍警及學者所組成的變政團手中。至去年二月，雖已還政于民，舉行了十年來首次大選，但以變政團為基礎的「泰聯黨」，仍得繼續執政權，他儂元帥依然蟬聯閣揆。由泰聯黨的組成，及其執政後職務上的分配，大都仍任軍政府時代的舊職，可見其中堅份子和衷共濟之誠與團結之堅。造成泰國政局的穩定並非偶然。

不料本年七月以來，此一向稱政局穩定的國家，突然政潮迭起，而輿風作浪者並非左翼份子，乃為執政黨議員，且牽涉到政府高階層巨頭。由于柬埔寨局勢的變化，使泰國面臨內外共黨結合的威脅日益嚴重。按照他儂政府阻敵于國境以外的戰略；應龍諾政府的邀請，及華府的敦促，出兵援柬，泰國上下，可謂人同此心。至于加強國防兵力以防阻泰共乘機蠢動，大家亦無不認為是刻不容緩；但因此須增加的國防開支，既無法取得外援，便祇有增加進口稅率。

至政府將加稅法案送請國會通過立法程序時，反對黨固然掀起了一片反對聲浪；而執政黨的國會議員，竟有三十人公開發表反對加稅的動人演講，且聲明寧願辭職，也不願投下贊成票。以致七月九日表決該案時，曼谷形成

軍警戒嚴的緊急狀態，謠傳軍方準備加稅法案如被否決，立即解散國會，禁止政黨活動，重組軍政府。所幸國會以一票的多數通過此案，使政府卒能衝破十二年來首次的駭浪驚濤。可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註一）

泰國現行的憲法稱為「第八憲法」，顯示自實行憲政以來，先後經過八次修改。此次憲法的修訂，經歷了十年的期間，其特點：對國會的組成及議員產生來說，國會分為上下兩院，上院議員由泰皇委任，其人數佔下院議員總人數四分之三，下院議員完全由選舉產生，國會由上下兩議院合組而成；就內閣的組成說，並非由國會多數黨組成，乃由泰皇委任，亦無須通過國會信任投票，且規定閣員不得兼任上下院議員。（註二）

第八憲法所以有此種種特點，在前言中已說明為鑒于以往的痛苦教訓，穩定當前的情勢，不得不作此修正。國會反對黨雖對憲法噴有煩言，但根據此一憲法所舉行的大選期間既未發生一般人所擔憂的混亂，在新政府組成後，更能在軍政府「從繁榮中求安定」的政策基礎上，繼續邁進，這不能不歸功于第八憲法正適切于泰國的時代環境。

誰知八月六日，繼眾院三反對黨所提修憲案被否決後，執政黨議員六十人，聯名要求修改憲法「議員不得兼任閣員」的條文，並主張改組內閣，旋又醞釀彈劾財長乃森博士，經長乃汶差納，建長乃撲博士等五閣員（註三）。一時風雨滿樓，以致曼谷郵報稱為執政黨議員「造反」。雖經他儂總理使用迂迴手法平息了此一風波（註四），但其暗流仍是波濤洶湧。

## 二 執政黨議員陣前倒戈

他儂政府不惜一切努力衝破加稅法案的重重難關，其目標原是爲了加強國防力量以應付內外共黨的攻勢。有此加稅的財源，在擬訂下年度預算時，自然是國防經費支出增多。不過泰國的國防，自軍政府成立以來，即注重于標本兼施——除增加兵力警力及改善裝備而外，更着重于經社建設的投資，收到了國民生產毛額每年提高到百分之七至八的成果，亦即「從繁榮中求取安定」的新國防政策，顯示正是當前泰國安內攘外的良方。所以下年度預算中的國防支出增加，在充實戰力方面，着眼于兵工與後勤工業的建立；在經建方面，則以面臨內外共黨禍亂的邊區爲優先。

站在國會反對黨的立場，若干主張承襲雙重外交不重視國防兵力者，固然不同意此項預算的分配；就每一省區而論，更認爲建設資金的分配大不公平。所以政府爲求下年度預算及其分配額能够順利在國會過關，遂不得不早作週詳部署。二百八十六億銖總支出的預算案，于八月十三日在下院以一零四票對八十二票通過後，接着是預算分配的審查。依照程序，須先選舉預算特審委員三十七人。執政黨早有安排，除內閣推定的十二名代表而外，另提名了七位執政黨議員，使可以佔十九名的多數。不料選舉結果，部份執政黨議員陣前倒戈，以致反對黨議員當選的反佔十九名多數（註五）；因而引起了執政黨高階層人士有解散國會與反對解散的爭端。

雖經他儂在執政黨中委會議席上，決定不採取解散國會的舉措，已使黨內的火藥氣氛減低，並贏得了若干反黨議員重行歸隊，但分裂的暗流，一直在推波逐瀾迄未平靜。一般或認爲泰聯黨的組織基礎，建築在當年的「變政團」。祇要從該黨中央高階層人士的安排，即可了解其組織基礎的大概：

黨魁——乃他儂元帥

副黨魁——乃巴博上將——代表陸軍

乃撲、沙拉信博士——代表學者專家

乃巴碩警上將——代表警察

祕書長——乃他威空軍上將——代表空軍

由于一九五一年海軍政變，是由陸軍、警察聯合空軍合力所平定，至一

從泰國政潮看共匪統戰

九五七年陸空軍警察發動政變，推翻變披汶容共政府，解散被共黨統戰所操縱的國會，在組成「變政團」及軍政府時，爲了實施經濟建設，遂羅致一部份學者專家加入，以乃撲博士爲首領，並曾一度由其組成文人內閣。至第八憲法頒佈，黨禁重開，乃組成泰聯黨以與各黨派從事競選；並將變披汶政府時代有認識且在原籍擁有選民基礎的國會議員，一併羅致入黨，支助他們回鄉競選。

雖然大選結果，泰聯黨在下院二百一十九席中，得到了一百一十一席（註六），其中絕大多數爲舊國會議員；但從執政黨中央領導階層中，並沒有他們的席位，即不難想見執政黨議員的叛離，並不足以動搖該黨團結的基礎。何況他們的「修憲」與改組內閣等要求，無非爲爭官，發表投反對票的聲明，無非在叫價。加上他儂總理在國會的王牌，有與他私人關係相當深厚的數十名無黨派議員，到緊急關頭，即可全力支持政府（註七），更使執政黨議員的興風作浪，並不能影響大局。

不過要從執政黨「造反」議員的幕後看，情形便不能如此樂觀。這不僅涉及執政黨高階層的奪權，更關係到泰國現政府國防及外交政策的轉向；而在幕後的幕後策劃者，又是北平的對外統一戰線總部。

## 三 執政黨分裂涉及高層爭權

據泛亞社八月十七日曼谷電：泰國執政黨分裂，擁護副總理兼內長及陸軍總司令巴博的該黨四十四名議員，已組成「民主派」，其餘分成若干派系，約二十人的「少壯派」，則擁護他儂總理胞弟外次沙牙。此項消息的可靠性如何，由執政黨議員加入該黨的經過而論，顯示執政黨的分裂，乃早已有潛伏的根源。

當執政黨成立之初，由前國會議員所組成的兩大政團，立即宣佈解散加入該黨。一爲「自由人聯盟」，其成員共三百餘人。在解散時的集會席上，爲政府聯絡該聯盟加入執政黨的乃巴實透露，其聯絡任務，係受巴博上將的委託（註八）。另一擁有一百四十餘名前議員的「新老政治家集團」，其領導人乃平于解散時對記者宣稱：該集團早由政府指派他儂總理胞弟沙牙聯繫團結（註九）。此顯示軍政府早爲行憲時作組織準備，先對前國會議員進行

聯繫團結工作，分別由巴博與沙牙聯繫兩個集團。從泰人一向有私人感情超過黨國觀念的傳統，此兩集團加入「泰聯黨」後，于發生門戶意見時，各依私人友誼而分別形成不同派系，亦在所難免。

黨內發生派系爭端，並非嚴重問題，假如黨魁他儂元帥能够得到各派系的一致擁戴，反而可以形成他領導權力的增強。但據另一新聞報導：當軍人因為應付加稅法案在下院所引起的風波時，在會議席上，有人認為加稅法案如被否決，內閣應即總辭，至于重組的新內閣，須由巴博上將出任閣揆。此項提議，雖未獲得軍人團全體通過，可是他儂總理已因此意冷心灰。所以他于八月十日五十九歲華誕晚宴席上，公開聲明：他決定于明年六十歲後，辭去三軍統帥（註十），一九七三年任滿後，再退出政壇；言外之意，顯露執政黨分裂的壓力，已迫使他不能不聲明定期讓賢。

巴博的態度如何？對黨內分裂及其擁護者計劃為他向他儂奪權，是否毫無所知？據曼谷世界日報八月一日報導：當執政黨高層人士餐敘，于他儂元帥離席後，有人詢問巴博，外間盛傳執政黨兩巨頭——他儂與巴博相互奪權，以致造成黨內分裂，此種傳說，是否屬於無稽的謠言？巴博當即聲稱：他與他儂總理共事已久，兼有上司及知己的交情，其繼續追隨他儂總理的一片丹忱，保證永無變易。何況當此國家局勢正處於非常時期，捨他儂總理，別無適當的領導人物。

由執政黨高層人士公然向巴博提出他與他儂奪權的詢問，可見此項傳言，連該黨高級人員亦不能斷然否認，而不得不自問巴博本人。雖然巴博澄清此項謠言的答覆頗為誠懇，但他所說明的，是他儂總理的領導地位無可替代，至于他多年所希望擔任的國防部長（註十一），一般均認為由于國防預算的倍增，其担任此一重任的要求更為迫切。擁護他的執政黨國會議員，可能是針對他此種心理而與風作浪，以致他捲入了政潮。所以他儂聲明來年將辭去軍職，無異告知巴博，出讓國防部長已為期不遠，可稍安毋躁。

#### 四 政潮的幕後人物

如果再進一步透視泰國政潮的幕後，在執政黨巨頭的幕後更有幕後人策動指揮。據法新社曼谷八月三日電：執政黨一名議員向他儂總理建議，政府

應讓在國外流亡受共匪蒙養二十年于最近移居巴黎的乃比里返國，並界以與共匪談判的特使任務，商討如何緩和泰國局勢的問題。他儂總理除斷然拒絕此一建議而外，並透露將派遣泰銀總裁乃潘邁赴巴黎警告乃比里，「勿採取任何製造泰國分裂的行為」。

這位建議讓乃比里回泰的議員言論並非孤立，據同一天的泛亞社曼谷電，泰國副總理巴博上將于飛往檀香山前稱：「流亡中國大陸的泰國前總理乃比里，儘可隨時返泰。」同一電訊的按語，謂另有執政黨議員十人，聯名要求政府請乃比里回國，並任命為與共匪談判的特使。可見此項建議，巴博與一部份黨內議員所見略同，且可能為有計劃的在同一時間于不同場合中發表。由他儂于斷然拒絕後，更不惜遠道派專人警告乃比里不得製造泰國分裂的糾紛；即不難想見泰國最近所發生的一連串政潮，都是出于他的一手製造。若問他何以身在巴黎，竟能遙遙指使曼谷政壇風潮迭起？我們祇要翻閱他的經歷，即可瞭然于他具有此種魔力並非偶然。

乃比里(Nai Pridi Panomyong)原名 Luang Pradist Manudhara，是法國留學生，于獲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教授，並兼任律師。一九三二年革命，便是由他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和鑾披汶的「國民黨」所採取的聯合行動。憲政後的首次大選，人民行動黨得票最多，本應由他組閣；以當時保守勢力甚為強大，所以他願處于幕後，讓國民黨出面主政，並暗中支持鑾披汶將其黨內保守派鬥倒。至鑾披汶出任國務總理，他始入閣担任財政部長，以減輕農民負擔為號召，加重商業課稅，並規定華僑不許經營的業務，都是他在財政部長任內的傑作。(註十二)

不久，由于他的「土地國有」政策，被國人揭穿了他的共產黨徒面目，故不得不逃亡國外。至日本軍閥南侵行動日益積極，鑾披汶為救亡圖存，遂不得不邀請乃比里回國再度從政，以共同應付來日大難的局勢。此後鑾披汶以國務總理身份，迎接日軍和平登陸，表現親日姿態與日本軍閥週旋；同時乃比里以攝政地位，組織「自由泰」地下政府反抗日軍，趁機向駐泰邊日軍襲擊，並暗中向盟軍取聯。此項兩面外交政策，便是他所一手策劃而由鑾披汶同意實施，其目標在使泰國免于戰禍，無論誰勝誰負，均可有人站在勝利者同一立場。

至日軍無條件投降，乃比里成爲一時天驕，代替在他一手導演下成爲親日戰犯的變披汶而組閣。但由于當時在位的八世王已洞悉他赤化泰國的野心，有讓位于皇弟即今日九世皇，俾以在野之身組黨與乃比里競選的計劃，以致他不得不拔出此眼中釘，所以有一九四六年六月八世皇被刺身亡的事件發生。乃比里在羣情忿激之下，祇有逃亡國外，接受共匪養，成爲共匪侵泰的工具，尤其是統戰的先鋒。（註十三）

一九五一年，泰國海軍發生政變，將當時國務總理變披汶劫持而去。雖經陸空軍及警察聯合作戰，粉碎了叛軍佔領曼谷的企圖，但無法尋求被俘的變披汶下落。不料第三天他竟被釋安然歸來，以致當時對被泰共滲透的海軍叛變，何以將變披汶既捉又放的謎底諸多猜測。但據以後透露，這正是乃比里所執行的共匪統戰策略。（註十四）

## 五 兩面外交思想復活

該次海軍政變，聞乃比里由共匪事前送入泰南某海軍基地親自策劃指揮，變披汶被劫持後，即由叛變海軍送往該地與乃比里晤面。至叛軍佔領曼谷計劃失敗，他深知變披汶若不能迅即返京，其國務院長一職，必然爲當時的副院長兼陸軍總司令乃屏元帥所取代。這位一向堅決反共且握有軍警實力，對收平叛軍指揮若定的元帥，一旦接替政權，共黨及其同路人均將在泰國無藏身的餘地，故不如迅速釋放變氏。

但釋放也非無條件，據稱變披汶已同意與乃比里再演一幕兩面外交的雙簧。曼谷政府站在自由陣營，但須在自由民主的可能掩護之下，有有限度容許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活動；設在匪區的自由泰僞政權，站在共黨陣營，執行共黨的赤化策略，但不以武裝奪取政權，一旦寮緬束越不保，共匪兵臨泰邊，即由乃比里接替泰國政權，依照二次大戰時的安排再做一次翻版。證之變披汶被釋後的蔑視「反泰法案」，一連串的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縱容共黨份子活動，可見此種傳言並非臆測。（註十五）

泰國一向是以外交靈活著稱，當西方殖民者紛紛束來，其鄰邦均已被列入強納爲殖民地的時代，唯獨它能始終保持獨立，並非倚賴兵力，乃是靠外交上運用列強互相牽制的功勞。二次大戰期間，由于以地上親日，地下抗日的

兩面外交，既沒有遭受日軍登陸的戰禍，也未受到盟軍反攻時的炮火，勝利後，更未被列入戰敗國受到賠償等制裁。所以在面臨共匪進逼而無可奈何時，泰國人很容易想到再乞靈于兩面外交。變披汶所以同意乃比里暗結共匪的計劃，于被釋回京後，又敢于不顧軍警方面的阻力，決然採取容共措施，皆由于主張兩面外交者，在當時政府與國會，大都與他意見相同，

至一九五七年，軍方怵于泰共活動日益猖狂無忌，政府且公然派遣副閣揆兼外長那拉親王與周匪恩來在萬隆接觸，並對泰國華僑地位有所協定（註十六），造成共黨將無須流血即可使泰國政權變色的危機，因而發動政變，重組反共旗幟鮮明的軍政府，積極加強國防，以阻外敵于國境之外的戰略，聯合盟邦以禦外；以加強經社建設，俾由繁榮達成安定的政略而安內，已完全捐棄了傳統的兩面外交。尤其是派兵援越，以及將其國土作爲援越美軍的基地；此種堅決的反共立場，雖共匪及北越不斷發出將施行報復的叫囂，但十二年來的繁榮安定，已顯示他儂政府反共政策的正確。

不過兩面外交的思想並沒有因此而埋葬，至少在前政府時代的大員今日仍置身議壇的一部份人士中，當此美軍即將撤出東南亞，對泰國所主張的四國聯防，及派軍援柬與加強國防兵力等，在支援上又未能洽泰方的期望時，兩面外交的思想又難免因而復活。何況尼克森主義，強調七十年代是談判時代，泰國又何必不對共匪以談判代替對抗？共匪于此一時期，派出一向主張兩面外交且由此而曾爲泰國于大戰期間避免了戰禍的乃比里，針對着他有門生故吏關係的國會議員夢想以外交代替國防的心理，進行放棄與共匪對抗戰略的統戰，正是人、時、地無不相宜。

## 六 共匪對泰統戰的對象

共黨的統戰策略，一向是針對敵對陣營的矛盾而加以擴大分化，再就其不同的立場而求取相同之點以納入其統一戰線，逐漸由大異小同轉變爲大同小異而均成爲其同路人。當前泰國政壇，幾乎大家都認爲美國不可信賴，尤其美國參議院迫使白宮公開對泰國援越部隊的補貼，以及限制支援泰軍入柬參戰，所以連傅爾布來基金均改名爲泰美基金，且宣稱傅爾布來爲不受歡迎的名詞，可見泰人對美國鴿派憎恨的一般。

國會執政黨議員爲美國不足恃而主張兩面外交，固然正合共匪的要求；其堅持武裝禦共，急于加強國防的人，動以不防挾共匪以脅制美國的說詞，亦未始不被接納。巴博上將和其擁護者的議員，于他動程赴檀島與美方談判時，發表歡迎乃比里回泰出任與共匪談判專使的言論，其用意可能是對美方示以顏色；但主張兩面外交的人，則必然認爲其外交政策高明，一致表示擁護。

平衡外交，是美國近年來所崇尚的。東南亞各國在詹森總統宣佈越戰和談後，已成爲在野黨譴責政府親西方外交的有力口號，匪俄均利用它作爲展開外交攻勢，企圖使此一區域各國再進入其「和平共存」的圈套。蘇俄既已利用平衡外交，結合美軍撤退爲泰國所帶來經濟問題，因而不得不急于開展對外貿易的情況下，使泰俄及東歐各國貿易關係迅速開展（註十七）；主張勾結共匪者，認爲與共匪談判及恢復貿易，方可平衡對美、俄的關係，自然大可迎合強調平衡外交者的要求。甚至將共匪侵泰的積極企圖，歸咎于政府不能平衡美、匪、俄三角關係所造成。

何況泰國軍方近來對蘇俄亦頗不愉快，尤其莫斯科于泰國拒絕和它簽訂航空協定以來，一再攻擊泰軍入寮協防。本年春季，既支援越寮共軍進攻寮南，壓迫泰邊；至七月間又在寮國導演和談，破壞四國聯防的成立，使共軍可以從容建立寮南東北的基地，泰國東北泰共叛徒即可就近取得支援。所以聯匪制俄的論調，軍方若干人士，亦可能認爲不失爲外交上可採的迂迴戰略。

由于美軍將從東南亞撤退，使泰國大多數人對美國喪失了信心，且帶來了經濟與防衛如何填補的兩大難題。在平衡外交、開拓外貿聲中，共黨地下份子固然主張倒向北平，非共者亦由于懷戀傳統的兩面外交，認爲何妨與共匪暗通款曲；對共匪懷有戒心的，雖主張寧可加強對俄外交貿易以平衡對美關係，但由于俄國所製造的困擾，亦難以反對借匪以平衡的主張。至于對尼克森政府仍具有相當信心的反共人士，亦因美國鴿派不斷有對泰國極不友好的言論與舉措，亦並不反對借匪以平抑美國鴿派的狂言。

乃比里所執行的共匪對泰統戰，已由泰共隱藏份子擴及到非共而眷戀兩面外交者，再以平衡外交的武器，迫使寧可聯俄者不得不同意聯匪方可使外交平衡；從而進一步利用美國鴿派脅制白官削減接款額，並發表極不友好言論，用以激怒反共的軍方人士，並不反對以轉變對匪姿態以示警于美方。

讓乃比里回泰而昇以與共匪談判專使的言論公開發表，顯示共匪對泰統戰，已有初步成功——其戰線已由國會經執政黨伸延到最高領導階層。

## 七 統戰戰略在挑撥泰人反美排俄

誠然，執政黨黨魁兼閣揆乃他儂才是泰國政策的決定人，由他毫不考慮地指出乃比里與共黨關係親暱，且與暗殺八世皇案有關，政府認爲讓此一共黨同情份子回泰，是極不明智的；接着又透露將派要員赴巴黎，警告乃比里不得製造泰國分裂的糾紛，可見這位泰國當軸反共立場的堅定不移，及對乃比里正爲共匪執行對泰統戰洞若觀火，亦必然早有擊敗此項統戰的對策。不過共匪的統戰是無孔不入的，以當前泰國面臨國際情勢的變化，加上國會反對黨與執政黨內部一部份不安份子，或忽視大局，或有意圖謀私人權利，到處都給予執行共匪統戰者以可乘之機。

就泰國最高領導階層而言，誰都不能否認他儂在培養巴博爲繼承人，巴博亦明白表示在目前的泰國情勢，他儂的領導無可替代，即顯示他無意向他儂奪取領導權；但對國防部長一職，在新政府成立的當時，即有願意肩此重責的表示。當此國防預算與國防兵力及後勤工業均迅速擴展時，爲發展個人抱負，經國會議員們的慫恿，自然更有爭取此一職位的企圖心；亦必引起此輩議員爲知己而相互支持呼應；經共黨潛伏份子從中撥弄，即可造成黨內派系糾紛，離間兩巨頭的合作。

由美軍撤退，及對泰國支援不力，加上美國鴿派對泰不友好的言行，乘此全國羣情忿激時，攻擊一向主張親西方外交者，自能獲得大眾的同情；從而攻擊以駐美大使起家，現任副閣揆兼建長的乃撲博士，及與其有淵源的閣員，俾使他們不得不讓出部長職位，凡有意問鼎部長的人，誰不同聲附和？再由于憲法有議員不得兼任閣員的規定，同時提出修憲的呼聲，國會議員，又誰不願由修憲而收魚與熊掌可以得兼的權利。第八憲法一旦修改，則反對黨所堅持修改的並非祇此而已；其原爲穩定政局的精神必將喪失，無異爲共黨進行議會鬥爭奪權而敞開大門。這是共匪對泰統戰的又一戰線。

目前泰國政壇的風浪似已平息，但十月一日開始的新預算分配案尚未審定通過，據官方透露：此項法案在實施期限以前，難望完成立法程序，惟有

照舊預算開支。不過政府已有可以略加修正即可通過的把握，而所採的策略，爲凡投票贊成的執政黨議員，即可望撥付一百萬銖作爲其地方建設經費（註十八）。果然如此，則適爲共匪統戰增加聲勢。因爲由反對政府而轉爲支持即有利可圖，誰不願意先唱反調。這正是給共匪統戰利用的空隙。

## 八 結論

泰國是東南亞地區反共最堅定的國家。由於他農政府阻外敵于國境以外的戰略，配合以繁榮達成安定的政略，已使此一中南半島心臟地區成爲阻禦共匪南侵的長城。如果美國對泰的援助，既使其無法于國境以外阻遏外敵，又不能繼續有足夠的經建資金，則他農政府的政略戰略勢必被迫放棄，兩面外交政策，難保不在乃比里所執行的共匪統戰計劃下，重見于此一國土上三百年未發生過流血戰爭的國家。

大家決不可認爲泰國與共匪發生關係，祇不過是姿態而已。據八月七日法新社曼谷電：泰國國會議員要求他農總理，證實政府代表在永珍與共匪談判貿易的消息，他農總理不承認亦不否認。以政治價格購買泰國滯銷的農產品，正是共匪配合統戰的另一戰線，誰能保證這項談判不是事實？協助泰國解決經濟貿易問題，尊重此一盟邦爲東南亞阻遏共匪南侵所作的犧牲，在言論方面多予以精神上的支持，才能擊敗共匪的對泰統戰。如美國鴿派對泰國所作的狂言謬論，日本財團對泰國的投資遲疑不前，無異使共匪的對泰統戰，除經由巴黎的乃比里而外，更可得到多方面的策應。

註(一)(五)(七)(十)：見八月廿四日香港時報駐泰記者乃汶良「泰國政壇暗潮湧」的報導

註(二)：見泰國憲法第六章及第七章

註(三)：見八月七日香港星島日報

註(四)：見八月八日路透社曼谷電

註(六)：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大選，執政黨當選議員七十六人，另有無黨派議員三十五人投入執政黨，湊成一百一十一人，佔衆院全部議席二百二十九席的多數

註(八)(九)：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及十月廿六日曼谷世界日報

註(十一)：見去年三月七日星島日報所載合衆社曼谷六日電

從泰國政潮看共匪統戰

註(十二)：參見程浩著「東南亞列國志」

註(十三)(十四)(十五)：請參閱本刊五卷十一期拙著「不可忽視的泰國危機」一文

註(十六)：見朱鶴賓著「東南亞新興國家」一書

註(十七)：請參閱本刊八卷十期拙著「泰國面臨的兩大難題」

註(十八)：見八月十日曼谷世界日報

### 上接第31頁

心合作，誠屬疑問。德法若自此互相猜忌，在雙方合作關係上蒙上一層陰影，誠非西歐團結之幸！

法德關係若日漸疏遠，可能產生兩種副作用：(一)法國有鑑於歐洲均勢的失去，將重蹈過去傳統外交的覆轍，與英國攜手合作；預料法國將不爲難英國入會，以共同市場的雄厚力量來抵制西德與東歐的貿易。(二)法國在遭受莫斯科的冷落後，勢必另闢蹊徑，加強拉攏中共。預料十月初龐畢度的訪俄，除可能加強雙方的經濟合作關係外，勢難改變德俄法三角間的現存關係。法國雖失意於歐洲，但並不甘寂寞，遂轉而尋求向北京的發展，法國領土計劃部長畢丹古(André Bettencourt)之重遊匪區大陸，與周匪恩來之可能訪問巴黎，便是此一形勢的產物。據「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週刊透露，龐畢度甚至有親自訪問北平的意圖。(註十一)

(註一) Alfred Grosser,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e la Ve République, P. 85

(註二) Le Monde, 4/7/1970

(註三) Le Monde, 7/7/1970

(註四) Ibid

(註五) Le Monde, 9~10/8/1970

(註六) Ibid

(註七) Le Monde, 13/8/1970

(註八) Le Monde, 4/7/1970

(註九) L'Express, N°985, 25-31 mai 1970

(註十) Le Monde, 8/8/1970

(註十一) Le Nouvel Observateur, N°304, 7-13 Sep. 1970